

中國小說史略

匯編
釋評

魯迅◎著
周錫山◎釋評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中國小說史略

汇编
释评

鲁迅著
周锡山释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史略》汇编释评/鲁迅著;周锡山释评.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458-0987-9

I. ①中… II. ①鲁… ②周… III. ①鲁迅著作-小说史-中国 ②《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作研究 IV. ①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4843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题签 钱建忠

封面设计 郦书径

《中国小说史略》汇编释评

鲁迅著 周锡山释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7.375 字数 350,000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987-9/I·277

定价 50.00 元

前 言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以鲁迅这个笔名闻于世。

鲁迅被公认为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开山祖,他的主要贡献是理论研究、小说创作和杂文创作。

鲁迅的理论著作和文学创作都是短篇作品,只有《中国小说史略》是个例外。《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全部著作中惟一的长篇学术专著,也是他全部著作中的惟一长篇作品。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作为本学科的开创之作,高屋建瓴,视野宽广,比较完整全面地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的发展概况,不少观点深刻精当,文笔典雅优美,至今未有同类著作可以媲美,遑论超越,信为巨著杰作。

《中国小说史略》原为鲁迅先生 1920 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于 1923 年和 1924 年分上下册出版,成为中国小说史学科的开创之作。郭沫若将此书与王国维开创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宋元戏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3 年出版,又名《宋元戏曲考》)并誉为“双璧”。

由于小说和戏曲作为通俗文学,在中国古代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坛之外,为文学界和学术界所藐视,所以中国小说

史一直没有人做过系统全面的研究。鲁迅继王国维撰写中国第一部戏曲史、开创中国戏曲学学科之后,撰写中国第一部小说史,开创了中国小说学学科,厥功甚伟。

《中国小说史略》在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之后,1925年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1931年又由已迁上海的北新书局出修订本初版。于短短的4年后,即至1935年,北新版已经出到第十版。出版第十版时,作者又做个别改订。次年,作者即不幸逝世,以后各版均与第十版相同。

在完成《中国小说史略》之后,鲁迅又有《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稿,共有六讲:从神话到神仙传、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唐之传奇文、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明小说之两大主潮、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这是鲁迅先生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经他本人修订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后因本篇所讲题旨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同,其内容可与《中国小说史略》互补,所以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附录,附印在此书之后。

此后,鲁迅又有一些与《中国小说史略》有关的文章:

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集外集拾遗补编》)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且介亭杂文二集》)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华盖集续编》)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二心集》)

柳无忌来信按语(《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还有多篇有关中国小说史的文章: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且介亭杂文二集》)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破《唐人说荟》(《集外集拾遗补编》)

《游仙窟》序言(《集外集拾遗》)

《绛洞花主》小引(《集外集拾遗补编》)

言论自由的界限(《伪自由书》)

《何典》题记(《集外集拾遗》)

题《淞隐漫录》(《集外集拾遗补编》)

《古小说目录》两件

关于小说目录两件(《集外集拾遗补编》)

《古小说钩沉》序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

《唐宋传奇集》序例

流氓的变迁(《三闲记》)

望勿纠正(《热风》)

笔者初读《中国小说史略》是在1964年暑假,离今正好四十年。第二次阅读此书是在1971年,此时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市黄浦区图书馆于“文革”之初关闭五年之后重新开放,但当时正是“文革”中期大夜弥天之时,只开放科技书,文史书籍尚未“解放”,我虽然重入上图和黄图,却无书可读,惟鲁迅著作可资一阅。于是重读《中国小说史略》,当年情景历历在目。1979年春节假日,购得此书,三读此书。后于研究有关课题撰写论文时翻阅,渐有心得。今因北京邦道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汪俊先生盛情相邀,为此书撰写注释和解读,不胜荣幸。

本书的注释,力求向读者提供完整正确的知识;解读因

限于篇幅,有的篇章作全面的解释,有的篇章不复述一般文学史著作所提供的基本知识和艺术评价,而是突破难点,尤其是提供新的观点和信息(都标明出处),以及我本人超越前人的见解。任何新的学术成果都应是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新的发展。本书的注释,参考了或运用前人和当代学者业已出版的重要有关著作,尤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1980年版的注释本、赵景深《中国小说史略》注释本、《中国文学大辞典》等名著和多种《中国小说史》著作等。因限于篇幅和体例,注释中未能一一说明,在此特致谢忱。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学术成就和影响巨大。本书在解读中,尽力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其巨大的学术成就,有时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新的见解。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著作,因此本书同时也指出《中国小说史略》和其他篇章的不足或错误之处。这些不足和错误,其造成的原因,有的是时代的局限,有的是作者当时客观条件的局限,有的是作者的学术倾向所造成的偏颇即认识的偏颇,有的则是鲁迅先生学养的局限。尽管鲁迅先生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大作家,人无十全,必有局限。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我不揣浅陋,在本书中谨慎指出鲁迅这部学术巨著的不足和错误之处,无损于鲁迅先生作为一代大家和文坛领袖的伟大,目的是能使青年读者得到正确完整的知识,并有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

周锡山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二日于沪上九学斋

再版前言

本书初版本名为《中国小说史略》释评本，今改名《〈中国小说史略〉汇编释评》，是因为增补了《中国小说史略》最早的初版本《小说史大略》和鲁迅有关《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史、古代小说的所有文章。这些内容，初版本原也已经收入，当时因超过了规定的篇幅，所以全部删除。

本书是《中国小说史略》唯一有详尽注释和解读的释评本，并力求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结合。由于上海文化出版社初版责编黄慧鸣老师极其认真和细心的审阅和校对，更因她的古典文学专业水平过硬，我虽未修改清样，而印出之书，编校质量上乘。故而初版伊始，即受到好评和欢迎。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网当时评价此书：“此次推出的《中国小说史略》释评本，为严肃的学术著作提供了一个既有学术分量，又能消除阅读障碍的相对轻松的阅读版本。除鲁迅原著外，‘注释’和‘解读’两个板块，对原著提及的作品、作家、创作事宜等作了详尽的考证和旁注，甚至指出鲁迅原作的不足和错误，其中不乏释评者在可靠材料支撑下的大胆创新观点，为读者读懂和更进一步理解原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穿插的一些逸事、评点，也增加了阅读趣味。”

当时《文汇读书周报》和《扬子晚报》等多家著名媒体作了出版报道,并评论说:“编著者周锡山较前人对鲁迅先生的作品进行更为准确、全面的诠释,提出了对权威的质疑和新见解,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文中涉及大量典故及名人逸事,全书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藏书报》发表洪光荣《中国小说史略的两种注释本》对比赵景深师的《中国小说史略旁证》和拙著,并评论拙著说:“全书于原文之后,只列‘注释’与‘解读’两项内容:前者的工作对象,从地名、书名、人名、官名到历代纪元及成语、术语和语词典故,几乎无微不至;而后者的行文,亦从源到流,由面到点,将每一篇正文中所提到的作品,分析得有条有理,进而与‘注释’中所提到某一作品的解说遥相呼应,且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有时,著者还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将有关作品在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曾经产生的争议加以罗列和论述,并尽力避免传统上的‘为尊者讳’,而相当客观、公正和深入。”此后,有的读者在网上赞誉此书“有评注,对以后教学会有帮助”,有的读者在网上热情推荐此书,有的读者如“向雪而归”在自己的博客中表达阅读此书的愉悦。北京书友网发表一位读者的评论说:“好,装帧精美,注释详细。”也有一位热心的读者在网上对本书一个注释提出诚恳的批评意见(本书收入了这条意见,供读者参考)。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国际学院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等高校机构将此书列入有关专业学生的学习书目中。搜狗网等以本书为依据回答读者的提问等。台湾省专门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的著名出版机构——台北:五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本书的竖排繁体字本。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的名牌课程的自编教材,又是他建立中国小说史学科的创始之作,和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又名《宋元戏曲史》)并列为20世纪文艺史著的双璧,名声卓著。

鲁迅当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时,据听讲者回忆,听课者坐满了教室,甚至在教室外也挤满了旁听者,盛况空前,气氛热烈。他的绍兴官话,照理是难以听懂,但学生们依然欢迎,还反映强烈,我感到他的幽默风趣肯定起了作用。果然,有关的回忆文章说:《中国小说史略》虽是授课的讲义,鲁迅却不照本宣科。魏建功回忆说:“他讲授的小说史,是非常受欢迎的。他讲话真有高度的语言艺术,在我们的课堂上,经常出现两种情况,学生回答的是普通话,他自己讲话时,却带着浓重的绍兴方言。他一个音节又一个音节的吐字,是那么安详,是那么苍劲。他讲话的样子,使大家十分亲切,有时话音刚落,引起一堂皆笑,他却镇静自如,这是他使用语言艺术的效果吧!”(《忆二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倪墨炎描述许广平1923年听鲁迅讲授《史略》的情景道:“当他以浓重的浙江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以后,全教室却肃静无声了。从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把大家紧紧地吸引住了。而他常常在讲义外,讲一些例子,而在关键之处,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的一点,引发全教室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下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时间特别地短。”(《鲁迅与许广平》)鲁迅自己也说:“只是呆板的解释本文,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讲《中国小说史略》,东拉西扯,总是要连带讨论些问题的。”(许钦文《跟鲁迅先生学小说的第一

点》，1947年2月1日上海《青年界》月刊第2卷第2期）讨论些什么问题呢？冯至说：“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笑谈虎尾记犹新》）那么这三者的比例是如何呢？近又有人介绍听课者的回忆：“鲁迅的小说史我倒不曾缺过课，实际他在课堂上同林公铎犯了同样的毛病，批评时事多于就书本的正面发挥，而其引人入胜则在其诙谐。”（眉睫《许君远的北大记忆》，《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17日）原来幽默和诙谐有时是结合时事评论来发挥的，讲的是这种浅显而当时青年又熟悉并有兴趣的时事内容，故而容易吸引青年；如果专讲古代小说，听者就费劲吃力了，效果肯定大打折扣。

以我在学校的学习经验，和我在高校讲课、开讲座的体会，感到：有本事的教授必须要在课程规定的时间内，尽力提供本课程的完整全面的核心理知识和学问，但要善于将枯燥艰深的内容，讲得明白易懂；同时要善于旁征博引，包括介绍当代学者的最新成果，举例精彩丰富，语言不乏生动、幽默，但无不围绕课题的中心，紧扣讲课内容，没有废话、不“开无轨电车（离题万里）”，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受益，甚至大开眼界，并能使其中优秀者能够学会举一反三的本领，这才是优秀的大学教师。

我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这种“开无轨电车”的“毛病”，对学生的学习是不利的，这种讲课作风绝对不应提倡，而这位许君远先生的回忆和评论即充溢着对鲁迅的批评和宽容。其之所以能够宽容的原因是鲁迅有自编的精彩教材，即这部《中国小说史略》，在课后以讲义的形式发给学生，弥

补了课堂教育的缺陷。这个优势,不仅弥补了听课者的遗憾(当然,如果上课再紧扣教材就完美了),还泽被后世,使“余生也晚”而不及听他讲课和没有机会上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人,通过认真读这本教材,也可以学习这门课程。

本书这次增订再版,对初版的内容没有任何修改,只给原来的解读作了增补,还补写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解读;增加了附录的内容,收齐了鲁迅关于中国小说史和古代小说的全部成果,便于读者和学者学习和研究。因篇幅所限,新增的附录,不再做注,而且其中的知识点都有关中国古代小说,前面正文中已多有注释,也不必再做注释,但仍有解读,并将必要的简注在解读中表述,以便青年读者阅读并供学者参考。

本书解读的增补5年前业已完成,今因杨柏伟先生的美意,改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以高规格的标准出版,谨致谢忱!鲁迅生前出版的诸集皆是普通平装本,他看到精装的《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极感欣喜。如果他在地下有知,获悉此书以精装本精印,一定更为欢欣。

不当之处,欢迎读者和学者继续指出。

周锡山

2014年6月2日于上海静安九思斋

题 记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前之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教授^{〔1〕}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即中国尝有论者^{〔2〕}，谓当有以朝代为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讎黯黯，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鲁迅记。

注 释

〔1〕盐谷节山(1878~1962)：盐谷温，字节山，日本汉学家。研究精深，著述宏富，名著有《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等。他在所著《关于明的小说“三言”》一文(载一九二四年日本汉学杂志《斯文》第八编第六号)中，介绍了新发现的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及“三言”。“平话五种”及“三言”，请分别参看本书第十四篇和第二十一篇。

〔2〕论者：指郑振铎。本篇手稿原作：“郑振铎教授之谓当有以朝代为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

学者、小说家。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燕京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教授等职，曾主编《小说月报》和《文学季刊》。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于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主要著作有《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和《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等。

解 读

“题记”简略介绍此书出版和修订经过。我们还可以做些补充说明。

鲁迅先生出版这本15万字的专著，先用10年的时间做学术准备：阅读大量作品，辑集已经散佚的重要作品，自1909年起，编校《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和《稗边小缀》等，做了许多坚实的基础工作，然后才给学生讲课，印发讲义。例如《古小说钩沉》，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艺文类聚》等多种类书和载籍专书中摘抄辑录自先秦至隋唐的小说佚文；《小说旧闻钞》从众多笔记、文集和古书中将有关“小说”的记载、资料、考证、论说等摘编辑录成书，所用功夫都很深。他在《小说旧闻钞》的《再版序言》中自叙：“《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略》所集史料之一部。”“废寝忘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这是1909年至1919年，即他从（虚龄）29岁到39岁的十年青春岁月业余从事学术研究的甘苦之回忆。

鲁迅先生自1920年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中国小说史时，最早所印发的油印本讲义，称为《中国小说史大略》，总计十七篇（单演义《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这为《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基础及研究的总方向。在此基础上，他继续收集资料，修订增补，成为二十六篇的《中国小说史略》铅印讲义本，后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发行的二十八篇本，分为上下卷先后于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正式出版。

1925年此书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1931年又由已迁上海的

北新书局出修订本初版。至1935年,北新书局出到第十版时作者对本书再作个别改订,终于成为最后的定本。也在1935年,也即鲁迅逝世前一年,增田涉翻译的《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文版取名《支那小说史》由东京赛棱社出版。对于日译本,鲁迅曾高兴地写信给增田涉说:“《中国小说史略》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的服装。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产阶级的缘故吧。”(1935年6月10日《致增田涉》)

《题记》中“中国尝有论者”指的是郑振铎,鲁迅对增田涉做了说明:

我还记得一件事,在他的《小说史略》订正版的《题记》里,有这样的话:“……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浅之论也。”这题记的底稿是给了我的,现在还在手边,原文稍有不同,在“中国尝有论者”的地方,明显地写作“郑振铎教授”。可是,付印的时候,郑振铎教授知道点了他的名字,要求不要点出,因此,校正的时候,改作“尝有论者”了。乍一看来,好象他对郑振铎的说法有同感,我问他为什么郑不愿意提出他的名字呢?他给我说明了:“殆非肤泛之(浅薄之)论,实际上正是‘浅薄之论’,所以郑本人讨厌。”我感到象给狐狸精迷住了似的。但我想,也许“殆”字是表现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含混意思,所以一听这说明就糊涂了。可是,实际上,仅就“殆”字而论,虽是如此,但“殆”字的有或无都一样,在文章上是肯定形,在心理上却是否定形。因为细看原稿,“殆”字是后来改订的(开始用“固然”,后来把它涂去,改为“殆”字)。所以写作时没有“殆”字,是想说“浅薄之论”的,而把“非浅薄之论”作为文字写出。不是由于文法或什么的,“非浅薄”的语词,却成为“是浅薄”的意思。这种言外的含义,我们无论怎么也不了解的,所以也无从议论它,只是回想起来,作为他写作多含蓄的文章中稍为极端的一个例子。(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鲁迅文章的“言外意”》)

鲁迅竟然自称是“小资”作家,如果我们看到过列宁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这样的话,也就不会感到过分奇怪了。

1959年,即鲁迅逝世23年之后,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英译本,题为: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至1976年出至第三版,这便是英译本的修订定本,小32开精装,装帧也颇为精美。

《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重视,成为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1年,《中国小说史略》被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成为研究鲁迅小说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序 言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1〕}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2〕}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终付排印者，写印已屡，任其事者实早劳矣，惟排字反较省，因以印也。

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鲁迅记于北京。

注 释

〔1〕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最早有英国翟理斯(H. Giles)《中国文学史》(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 1901 年出版)、德国葛鲁贝(W. Grube)《中国文学史》(1902 年莱比锡出版)等。

〔2〕中国人所作者：鲁迅生前出版的有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奎垣学校 1904 年发行；上海科学书局 1910 年出版)、王梦曾《珍贵文学史》(上